



海盜

胡正言



海 盗

胡 正 言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8 2 · 哈 尔 滨

责任编辑 钱 晔
封面、装帧 张保建 王光泉
插 图 李 蕾

海 盗

胡 正 言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牡丹江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3 8/16·插页 2·字数 320,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3,500

统一书号: 10093·440

定价: 1.40 元

内 容 提 要

东南沿海的吕四地方，渔霸张瑞知乘青年渔民朱二虎下海打鱼之机，抢走了他的恋人宋三妹。朱二虎回来，得知宋三妹已死，一怒砍伤张瑞知，放火烧了张家大院，下海当了海盗。

十一年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当了汉奸的渔霸张瑞知，积极为日寇掠夺我国资源疏通海上运输效劳，千方百计地收买海盗。

我新四军某部派政委石华同志打入潘字号海盗内部，以坚毅顽强，大智大勇的革命精神，经过复杂、艰险的斗争，终于在我军和渔民武装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争取了以浪里豹（即当年的朱二虎）为首的这支海盗武装，建立了我军一支海上作战部队。

当浪里豹得知曾被她抓上海盗船后又放走的女人正是她当年的恋人宋三妹，现今新四军干部金蓉时，更坚定了他决心结束海盗生涯，一心跟着共产党、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伪军，将在党和新四军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个忠贞勇敢的人民战士。

目 录

一	朱二虎和宋三妹	(1)
二	只有这条路	(17)
三	悲惨的往事	(33)
四	蒙面海盗	(47)
五	莽撞人	(63)
六	棋高一着	(76)
七	巧遇	(91)
八	意想不到的事	(109)
九	信心	(122)
十	明亮的灯火	(133)
十一	马面岛上	(145)
十二	加之以威 动之于义	(157)
十三	三访知真	(173)
十四	芦苇历险	(187)
十五	美与丑	(199)
十六	血洗郭家寨	(218)
十七	人与狗	(233)
十八	不是凡人	(249)
十九	接触	(267)
二十	将计就计	(281)
二十一	密切的协助	(300)
二十二	潘开堂和沈登魁	(321)

二十三	风高火猛·····	(330)
二十四	白桃花的来来去去·····	(344)
二十五	金蓉的心·····	(363)
二十六	夜半掘坟人·····	(377)
二十七	较劲·····	(389)
二十八	奇兵救难·····	(400)
二十九	这才是开始·····	(414)

一 朱二虎和宋三妹

海水忽然间退下去了，海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沙滩。渔家的孩子们在沙滩上跑着叫着，拾着各种有趣的贝类。

一个胸前围着花肚兜，穿着补钉打补钉的破裤子的小姑娘，挑皮地用小脚丫轻轻地触动一下象一朵小喇叭花似的沙笋，它马上就钻到沙里去，再也不见了。

孩子们熟练地用钉叉、锄头挖起各种形状的花花绿绿的蛰蛤、蛸蛸、蛤蜊、蚶子，用小铁杵在滩上打个小洞，拿长长的铁钩子钩起竹蛏和毛蛏。至于那泥螺、丝螺，简直是随手就可以拾到。

一群白毛尖嘴的鸟从空中落下来，大模大样地在海滩上踱着方步。孩子们走过来，它们昂着头根本就不理睬。两个小男孩轻手轻脚地摸过去，看看只隔几步远，伸手就可以逮着了，它们却忽地一下飞了起来，在空中哇哇地叫着，仿佛在责怪这两个淘气的孩子。

这一切，把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看呆了。她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很感兴趣地看着围花肚兜的小姑娘在那里忙活着。

“你们这是在做甚呀？”她问。

“起贝嘛。”小姑娘只顾自己忙着，头也没抬地答道。

“起贝？”她好奇地问道，“起贝干甚呀？”

“吃呗！”小姑娘瞪着一双大眼睛望了望这个陌生的大姐，她似乎觉得刚才回答的有些不够礼貌，便又指着拖在身后的海篓说。

“你看，这都是吃的。”

她伸头朝海篓里望着，这些大小小象田螺和河蚌似的东西，一个个都那么好看，有的象穿着芦花布单衣，有的象穿着黄条子夹衣……这些东西都好吃吗？它们都叫什么名字？她见小姑娘只顾低头找着，就把涌到嘴边的问话咽住了。

“哇哇哇”，那一群白毛尖嘴的鸟又在她的身边落了下来，旁若无人地散着步。

她又忍不住地问小姑娘：“这是什么鸟呀？”

“什么鸟？”小姑娘说，“鱼官鸟嘛！”

小姑娘拖着海篓走到一个小伙伴跟前，低声说了些什么，两人吃吃地笑了起来，又一齐回过头来朝她望着。仿佛在说：真傻呀，那么大个人了，连这些也不晓得！

她没去注意小姑娘们的表情。她望着这繁忙的海滩，心里喜滋滋的。她想：“这真是个好地方呵！在这里，再也不会饿肚子了，再也不愁没东西吃了，就是这些小玩艺，一天可以拾多少呀！”她不由得从心里头感谢起爸爸来了。爸爸真会找地方，在这里安家，多好啊！这里再也没有吴大地主、李大老板了。自己再也不会受李大老板家的大公子欺侮了……想着想着，她不禁暗自笑了起来。

她中等略高的个子，苗苗条条的。虽然成年吃剩饭，喝冷水，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但十七岁的姑娘总算发育起来了。她那笔直而又丰满的身躯，那拖在背后的油黑的长辫子，使人见了总想多看几眼。

她忽然觉得脚趾头痒乎乎的，低头一看，呀，一双脚不知什么时候陷到沙里头去了，清清的海水已经漫到了脚踝子。她两只脚挪了个地方再一看，一只带有花斑的螺蛳正急急忙忙地把它那雪白的肉往壳子里缩。脚趾头痒原来是它捣的鬼。她放下手中的鱼网和篮子，蹲下来，仔细地打量着那只螺蛳。那汪清水里，立

刻出现了一张白净净的、圆圆的脸。

姑娘原是城里人。她长年给人家当使唤丫头，很少晒到日头，皮肤白而且嫩。

姑娘长得很好看。那两道柳眉，一对新月似的长而弯的秀眼，加上笔直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真象是从画上下来的美人。她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映在水里的那张脸上来。她下意识地理了理额前的刘海。

哪个成年的姑娘不爱打扮呢？可是，她身上的单衣已经补成了夹褂子，她那好看的头发上从来也没有戴过她一心想念着的蝴蝶花。

她晓得自己长得漂亮。但在这吃人的世道里，穷人家的姑娘长得好看只是一种灾难。在那个肮脏的小城里，因为她的漂亮，一家人不知担了多少风险。实在住不下去了，爸爸只得拖着久病的身子，带着她，离乡背井，流落到此地……

爸爸，一想到爸爸那病哈哈的样子，她一阵心酸。就这样，为了糊口，爸爸还要去给人家打长工。现在，爸爸正在破庙里等她捉点鱼回去当饭哩。她连忙站起来，扛着网，拎着篮子朝海边走去。

听人说海水是咸的，她捧起一口尝尝，果然不错。她把篮子放在一边，就象在家时看到人家抓鱼那样，端着网，在海里推了起来。

约莫推了十来网，没推着鱼，倒是推了一些虾子。虾子也一样，只要有就行。每回起网时，那几只乱蹦的虾子，逗得她越推越有劲。

记不清推了多少网，她胳膊累了，手酸了，头上直冒汗。她把又一网的四五只虾子往篮子里装的时候，抬头望望，热热闹闹的沙滩上安静下来了。起贝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都走了，只有

老远的地方还有几个黑影在晃动。虽是大白天，但在这空旷的海滩上，她不免也有些害怕。

她想回去。可推到的虾子刚能把篮底盖起来，还不够两个人吃。于是，她放下篮子，又回头推了起来。

忽然，海里头涌起了浪头，一浪比一浪高。

她抬头望望天空，天空是晴朗的。海鸟在安闲地盘旋着。远处范公堤上的树一动也不动。没有风呀，哪来这么大的浪？

浪头直朝她涌来，还带着骇人的呜呜声。

海里头涨水了！她回头就往海滩上跑。她还没跑到放在沙滩上的篮子跟前，篮子被海水打翻了，推来的虾子也跑了个净净光。她心疼极了，可又不能不走，才一刻功夫，海水已涨到她的膝盖上了！

她拖着网，拎着空篮子，拼命地跟追上来的海水赛跑。跑着跑着，她忽然掉进了齐腰深的水里。原来，这里有一条宽宽的沟，海水退下去时，沟底也是干的，现在却把她给阻拦住了。她不会水，海水一漫到胸口，脚下就站不稳了，心一慌，踉踉跄跄地跌倒了。正好一个浪头打过来，她鼻子和嘴同时吸进了好几口又苦又涩的海水。

不知什么时候，姑娘那乱挣扎的胳膊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迷迷糊糊地被人家抱到海滩上。

好半天，姑娘才慢慢地清醒过来。她象做了一场恶梦。她揉揉眼睛，前面，汹涌的海面已经平静了下来，只是海水浑得象黄泥浆一样。鱼网和篮子在她脚跟前放着。她身后，坐着一个约莫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小伙子见她醒了过来，连忙爬起来，站在离她两三步远的地方，善意地朝她望着。

这小伙子上身只穿一件黑背心。他中等个头，肩膀宽宽的，



显得十分壮实，那两只粗粗的胳膊上，一块块肌肉朝外鼓着。小伙子皮肤油黑，头发又密又乱；好象长这么大也没用过梳子。四方脸膛上的两道眉毛很重，再配上一对虎生生的眼睛，使人望而生畏。也许是救命恩人的缘故吧，在姑娘的眼睛里，这小伙子却显得十分可亲可爱。

姑娘硬撑着站起来，朝小伙子鞠了一躬道：“多谢大哥，救了奴家一命……”

小伙子忍不住地哈哈笑了起来。这一带的女子，向来不称“奴家”，这种自称，他只是在唱大戏里听到过。他说：“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嗯。我家是从外头逃难到这里来的。”

“逃难来的？”小伙子又朝姑娘打量几眼，问，“你不会水？”

“嗯。”

“哎呀，不会水还下海逮什么鱼？涨潮了，也该赶快往回走呀！”小伙子说话直冲冲的。

姑娘很感激地朝小伙子望望，羞涩地笑笑，说：“海水还涨潮？我不知道。……”

是呵，人家是从外地来的，恐怕还是头一回见到海哩。小伙子抓抓头，又问了句傻话：“那你逮鱼做什么？”

“吃呀。”姑娘告诉小伙子，她家临时住在前头海角村的破庙里，爸爸病了，等她捉点鱼回去填肚子。

小伙子望望放在地下的鱼网，眉头皱了皱道：“你又不会捉鱼，用这网在海边也捕不到什么鱼。这样吧，你跟我走，我给你想办法，反正也顺路。”

说完，小伙子扛起鱼网就先走了，姑娘只得跟着。

一路上，两人只顾“咚咚咚”地走路，谁也没说什么。跟在一个年轻小伙子后面走，姑娘感到怪别扭的。小伙子呢，仿佛身后

没有人似的，连头也没回一下。

快到一个渔村跟前了。路边的草棵里冷不防蹿出一条大黑狗，直朝小伙子奔来。姑娘吓得一声大叫。大黑狗猛地直立起来，小伙子一把把它抱在怀里。它“汪汪”地叫了两声，长嘴不住地在小伙子的身上吻着。人家那是亲热呢，姑娘不觉脸一红。

“到了。”小伙子指着一间茅草屋说，“这就是我家。旁边那个大村子叫滨海村。到我家去坐坐吧。”

“嗯……”姑娘犹豫起来了，进去呢，还是不去？

“进去坐坐嘛。你不是要鱼吗，我家里还有几条活的。”

“你家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都死光啦！”小伙子指着先跑进去的大黑狗说，“除了我就是它了。”

姑娘进了小伙子的家里。这是什么家呀，虽是大白天，屋子里却暗得连墙拐里放了些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整个屋子被烟熏得漆黑。屋顶是黑的，墙壁是黑的，连靠墙放的一张小桌子和一条长板凳也是黑的。老半天，姑娘才渐渐把屋里的东西看清楚了：这张小桌子和长板凳是主要的摆设，另外就是一张床，一口锅和一只小水缸。那床是几根棍子搭的，靠外面的两头支在几块土坯上，另外两头是在墙上掏了两个洞，直接把棍子塞在里面。床上只有一条象猪油渣似的烂棉絮。锅台上搁着两只碗和几只散乱的筷子。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这个家是穷些。管它哩，下雨下雪有个遮身的地方就行了。”

姑娘虽然住在破庙里，自己连个家也没有，但她反倒同情起小伙子来了。瞧这个家，多么需要有人帮着收拾收拾呵……

小伙子从水缸里捉了四五条活蹦乱跳的鱼，放在姑娘的篮子里，说：“这几条鱼你拿走吧，没多的。反正你家吃一顿也够了。”

“那，那怎么行呢！让我拿走了，你吃什么呀？”姑娘拎起篮子，就要把鱼往鱼缸里倒。

小伙子一把抓住姑娘的胳膊，他的手象铁钳子似的，以至她一动也动不了。“叫你拿走就拿走嘛。我五尺长的汉子，还能饿死了？”

“那也不能白拿你的呀。”

“白拿？嘻，我是渔花子，你也是穷人，我们哥们，”小伙子发觉讲走了嘴，改口道，“我们穷人还分什么彼此？”他松手了，“看得起我就拿走，看不起你就倒吧！”

这一来，姑娘不拿也得拿了。小伙子把她送到门口说：“往后没吃了就来。要打鱼，我教你打……”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姑娘将网丢在小伙子家里了。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到小伙子家，拿了网，却不走。小伙子要帮姑娘打鱼，姑娘就跟着去了。

小伙子真有本事，他知道哪里有鱼，哪里鱼多，他下网，回回都不落空。傍午时分，姑娘的篮子就装满了。

回海角村要经过滨海村，姑娘又在小伙子家歇了脚。

“大哥，你救了我的命，又帮我打鱼，到现在，我还不晓得你尊姓大名呢……”姑娘望着墙角，红着脸问。

“你叫什么呀？”小伙子反问道。

“我姓宋，是老三，我上头还有过两个姐姐，排号叫……人家都叫我三妹……”

“这倒巧了，你是老三，我是老二，我姓朱，叫朱二虎。”

“你上头那个是哥哥还是姐姐？”

“跟我一样，也是个小子。他叫朱大虎。”

“那你哥哥呢？”

“早去屎了！我才一岁，他就和我爸爸一起让人家杀了！”

“让人给杀了?!”宋三妹秀眉一挑，十分惊诧。

“头都叫人家给剁了下来，那时我哥哥才三岁。要不是周大爹，我也早到阎王爷那里投胎去了……”

“人家为甚要杀他们呀?”

“我爸爸要当皇帝，人家不让他当。就在他要登基的头天晚上，让一个叫朱八的王八孙子带一帮海盗给杀了……”

“呵……”宋三妹默默地点点头。她还想问问当皇帝是怎么回事，一见朱二虎那张板得很难看的脸，怕再引起他伤心，便岔开话题道：“你妈妈呢?”

“我妈给我爸爸他们报了仇，也死了。”

“你的命也这么苦……那你是跟哪个长大的?”

“跟周大爹。周大爹是我爸爸的拜把弟兄，亲老子也没他亲……”

一提到周大爹，朱二虎的话就多了，他给三妹说了许多有关周大爹的事。

二虎家庭的遭遇和本人的命运始终和周大爹联系在一起，说起来，周大爹真赛过他的生身父母。宋三妹情不自禁地问：“周大爹如今在哪里?”

“他住在村子西头。”

“你们怎么不住一块呀?”

“嗯……”二虎想了想，说，“我要和他住一块，好伺候他，他说一个人单住利索……”

这事二虎不愿深讲，三妹也就没再问了。

朱二虎这不同寻常的身世，搅动了姑娘的心潮。现在，她不光觉得这个救命恩人是个难得的好人，还感到他那么可亲可近，仿佛这个邂逅相遇的陌生人是和她自幼就生活在一起的兄弟。他们的经历完全不同，可遭遇又是那么相似。同样的命运使这对青

年男女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从那以后，在洋湾里，在海滩上，人们常常看见二虎在帮一个姑娘捞鱼、起贝。三妹每次回家，总是满载而归；二虎呢，衣服干净了，上面的破洞补好了，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也显得亮堂多了。当然，这是三妹的功劳。

和二虎在一块，三妹不光要鱼有鱼，要虾有虾，她还增长了许多知识。她知道，这一望无边的吕四洋，是个了不得的大渔场，里头鱼可多啦！这海里，有会跳会叫金光闪闪的黄花鱼和大黄鱼，有肥美的鳎鱼，有鲜嫩的鲳鱼，有圆圆的赤鲳鱼，有细长的海狗鱼，有凶猛的鲨鱼，有银白色会咬网的带鱼，还有大肚子的河豚鱼，眼睛长在一起的比目鱼，还有龙头鱼、狮子鱼、马面鱼……吕四洋上的鱼真是数也数不尽。除此之外，还有梭子蚧、黄鲫蚧、鬼面蚧、癞宝蚧、关公蚧、会叫的吱吱蚧……还有青虾、对虾、红虾、梅虾……

二虎还给她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夏天，海上淌来了红色的海蜇，象无数把小红伞在海里漂流。海蜇进了网，拖上海滩，就得放进海蜇桶里，然后再加工。要是海蜇太多，来不及装，日头一晒，它就会变成一汪红水……

“这里多么好啊！地方好，人也好。”三妹想。她情不自禁地说：“这里真富！”

“富倒是富，穷的还是照样穷。你没听人家叫我们渔花子吗？渔花子就是叫花子。叫花子只要靠靠门框，伸伸手，我们还得风里来，浪里去。”

是呀，在海角村，三妹所看到的，全是些矮小而又破烂的渔舍，连象她们家乡那样的茅草屋都很少见到。男男女女穿的也都是补钉摞补钉的烂衣裳。三妹一家刚到这里时，爸爸病重了，又累又饿，倒在破庙里就爬不起来了。他多想喝几口稀米汤呵！

海角村的一个老大妈看他们父女二人怪可怜的，听说三妹爸爸想喝稀米汤，就转身回去了。好半天，老大妈端来一碗鱼汤，一边让爸爸喝，一边说：“这位兄弟，你们老远地流落到这里来，有难处，我们穷人应当帮补帮补你。可我们这么个大村子，也难找到点白米。你就先把这碗鱼汤喝了吧……”实心实意的老大妈是不会讲假话的。这么富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这么穷！

二虎说：“你新来乍到，不摸底细，住长久就晓得了。你没听人家这样唱吗，我们渔民‘穿条裤子是九条筋，穿件褂子没背心，睡的床是滚龙厅，朝天困看满天星’！好多人家没得吃，一天只吃一餐芥菜！”

三妹问：“那鱼呢？不是有鱼吗？”

“不能光吃鱼呀！”二虎说，“柴米油盐，衣服用具都要靠鱼换，要捕鱼就得出海。可穷渔民，哪来渔船？”

“没有渔船怎么办呢？”

二虎告诉三妹，没有渔船的渔民，只好等潮水退落之后，赤脚下海，在近海里打着竹桩张网取鱼虾。他们用的都是不知哪百年流传下来的步路网、毛虾子网、高网这些落后工具。每逢涨潮，鱼虾随潮水涌来，好水性的渔民们就在齐胸口深的海水里张网捕捞。夜里要赶着潮水过泓。冬季里也得脱掉衣服，在冰天雪海里干。

“哎呀，真苦！”三妹说，“要是在船上干就好了。”

“在船上干也一样。我就是在船上干的，我还是个船老大哩！”

“船老大是干什么的？”

“船老大就是领头的，当家的。行船，撒网，一船人都得听船老大的。”

“呵，你是个小老板。”

“小老板？”二虎笑了，“我也是人家大船主张瑞知的雇工，一